

中国历史文选

中



中国历史文选

(中)

山东大学历史系
杭州大学历史系合编
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

本册主编 郑宜秀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济南

中国历史文选

(中)

山东大学历史系
杭州大学历史系 合编
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
本册主编 郑宜秀

◆

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◆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2.5印张 275千字

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,400

书号 11275·13 定价 2.10 元

目 录

三七、让县自明本志令·····	《三国志·注》(339)
三八、诸葛亮传·····	《三国志》(345)
三九、周瑜传·····	《三国志》(358)
四〇、吕蒙传·····	《三国志》(368)
四一、水经注选·····	《水经注》(383)
四二、法云寺·····	《洛阳伽蓝记》(391)
四三、涉务·····	《颜氏家训》(402)
四四、宣帝本纪·····	《晋书》(407)
四五、阮籍·向秀传·····	《晋书》(418)
四六、王猛传·····	《晋书》(427)
四七、谢安传·····	《晋书》(435)
四八、食货志·····	《晋书》(452)
四九、贺琛传·····	《梁书》(463)
五〇、陈伯之传·····	《梁书》(477)
五一、北魏田制·····	《通典》(487)
五二、九品中正·····	《通典》(493)
五三、隋文帝本纪·····	《隋书》(499)
五四、隋炀帝本纪·····	《隋书》(505)
五五、君道·····	《贞观政要》(512)
五六、二体·····	《史通》(521)

五七、言语·····	《史通》(528)
五八、直书·····	《史通》(539)
五九、疑古·····	《史通》(545)
六〇、窦建德传·····	《旧唐书》(563)
六一、唐太宗本纪·····	《旧唐书》(576)
六二、黄巢传·····	《旧唐书》(582)
六三、魏徵传·····	《新唐书》(594)
六四、杜牧罪言·····	《新唐书》(605)
六五、刘蕡对策·····	《新唐书》(614)
六六、伶官传·····	《新五代史》(626)
六七、郭崇韬传·····	《新五代史》(633)
六八、宦者传后论·····	《新五代史》(641)
六九、党锢之祸·····	《资治通鉴》(646)
七〇、官渡之战·····	《资治通鉴》(668)
七一、肥水之战·····	《资治通鉴》(684)
七二、北魏孝文帝变法·····	《资治通鉴》(701)
七三、马嵬事件·····	《资治通鉴》(721)

三七、让县自明本志令

《三国志·注》

孤始举孝廉，年少，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^{〔1〕}，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^{〔2〕}，欲为一郡守，好作政教，以建立名誉，使世士明知之；故在济南^{〔3〕}，始除残去秽，平心选举，违连诸常侍^{〔4〕}。以为彊豪所忿，恐致家祸，故以病还。

去官之后，年纪尚少，顾视同岁中，年有五十，未名为老，内自图之，从此却去二十年，待天下清，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。故以四时归乡里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^{〔5〕}，欲秋夏读书，冬春射猎，求底下之地，欲以泥水自蔽，绝宾客往来之望，然不能得如意。后徵为都尉^{〔6〕}，迁典军校尉^{〔7〕}，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，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，然后题墓道言“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”，此其志也。

而遭值董卓之难^{〔8〕}，兴举义兵。是时合兵能多得耳，然常自损，不欲多之；所以然者，多兵意盛，与彊敌争，倘更为祸始。故汴水之战^{〔9〕}数千，后还到扬州更募^{〔10〕}，亦复不过三千人，此其本志有限也。后领兖州，破降黄巾三十万众。又袁术僭号于九江^{〔11〕}，下皆称臣，名门曰建号门，衣被皆为天子之制，两妇预争为皇后。志计已定，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，露布天下，答言：“曹公尚在，未可也。”后孤讨禽其四将^{〔12〕}，获其人众，遂使术穷亡解沮，发病而死。及至袁绍据河北，兵势

强盛，孤自度势，实不敌之，但计投死为国，以义灭身，足垂于后。幸而破绍，枭其二子。又刘表自以为宗室，包藏奸心，乍前乍却，以观世事，据有当州，孤复定之^{〔13〕}，遂平天下。身为宰相，人臣之贵已极，意望已过矣。今孤言此，若为自大，欲人言尽，故无讳耳。设使国家无有孤，不知当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。

或者人见孤强盛，又性不信天命之事，恐私心相评，言有不逊之志，妄相忖度，每用耿耿。齐桓、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，以其兵势广大，犹能奉事周室也。《论语》云：“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可谓至德矣”，夫能以大事小也。昔乐毅走赵^{〔14〕}，赵王欲与之图燕，乐毅伏而垂泣，对曰：“臣事昭王，犹事大王；臣若获戾，放在他国，没世然后已，不忍谋赵之徒隶^{〔15〕}，况燕后嗣乎！”胡亥之杀蒙恬也^{〔16〕}，恬曰：“自吾先人及至子孙，积信于秦三世矣；今臣将兵三十余万，其势足以背叛，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，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。”孤每读此二人书，未尝不怆然流涕也。孤祖父以至孤身，皆当亲重之任^{〔17〕}，可谓见信者矣，以及子桓^{〔18〕}兄弟，过于三世矣。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，常以语妻妾，皆令深知此意。孤谓之言：“顾我万年之后，汝曹皆当出嫁，欲令传道我心，使他人皆知之。”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。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，见周公有《金縢》之书^{〔19〕}以自明，恐人不信之故。

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，以还执事，归就武平侯国，实不可也。何者？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。既为子孙计，又已败则国家倾危，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，此所不得为也。前朝恩封三子为侯，固辞不受，今更欲受之，非欲复以为荣，欲以

为外援为万安计。孤闻介推之避晋封^[20]，申胥之逃楚赏^[21]，未尝不舍书而叹，有以自省也。奉国威灵，仗钺^[22]征伐，推弱以克强，处小而禽大，意之所图，动无违事，心之所虑，何向不济，遂荡平天下，不辱主命，可谓天助汉室，非人力也。然封兼四县，食户三万，何德堪之！江湖未静，不可让位；至于邑土^[23]，可得而辞。今上还阳夏、柘、苦^[24]三县户二万，但食武平万户，且以分损谤议^[25]，少减孤之责也。

〔说明〕

本文选自《三国志》卷一《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《魏武故事》，是曹操的代表作品之一。

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，字承祚，巴西安汉（今四川省南充市）人，生于蜀建兴十一年（233年），死于西晋元康七年（公元297年）。《三国志》分为《魏书》（三十卷）、《蜀书》（十五卷）、《吴书》（二十卷），共六十五卷，分别叙述了魏、蜀、吴三国的历史。在北宋以前，《魏书》、《蜀书》、《吴书》各自独立传世，雕版印刷兴起后才合为一书，称《三国志》。《三国志》选材严谨，《纪》、《传》系统性强，文字简练，被史家认为是比较好的一部史书。《三国志》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。

裴松之（372—451年），字世期，闻喜（今属山西）人。因《三国志》文笔过简，许多事实需补充注解，故南朝宋文帝于元嘉六年（429年）命裴松之为《三国志》作注。裴松之收集了二百四十种史料，补充了《三国志》简略不足之处。其注多于原文数倍，且引用史料多有出处，首尾完备，使《三国志》的内容在原有基础上更加丰富。裴松之作注改变了过去偏重于解

释字句的音义和名物、制度的作法，着重于广搜资料，补缺纠谬，这在当时是一种创举。裴注所引史书今已十不存一，故后人对《三国志》裴注十分珍视，评价较高。

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是曹操在汉建安十五年（215年）十二月写成的。曹操（155—220年），字孟德，沛国谯（今安徽亳县）人，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。经过长期战争，曹操统一了北方，官封丞相，致力于统一全国。同时，由于他推行屯田政策，发展生产，中原百姓得以喘息。此时，他写了本文，以表白自己心迹和出仕后志趣的变化。本文文风峻峭，情思并茂，反映了作者的处世哲学和务实风貌，是研究曹操的重要文献。

〔注释〕

〔1〕岩穴知名之士：隐居山林知名贤士。

〔2〕凡愚：平庸无知。

〔3〕济南：东汉时国名，治历城。曹操年轻时任济南相，相当于郡太守，国中官职。

〔4〕常侍：又称“中常侍”，掌朝廷机要，向为有权势宦官充任。

〔5〕谯：古县名，秦置，治所在今安徽亳县。东汉以后，历为豫州、谯郡、陈留郡、南兖州、亳州治所。三国魏以皇室本贯在谯县，建为陪都，为“王都之一”。

〔6〕都尉：官名，辅佐郡守的武官。或由于临时任务的需要而设置的武官。

〔7〕典军校尉：武官名，是西园八校尉之一。“西园军”，是汉灵帝时召募的新军，设八校尉统领，职责是保卫东京洛阳。曹操在汉灵帝中平五年（188年）迁典军校尉，年三十四岁。

〔8〕董卓之难：指董卓于中平六年（189年）率兵入洛阳，杀少帝，立献帝。初平元年（190年）车驾西迁，火焚洛阳。由于董卓的专横残酷，造成了中原离乱，洛阳二百里内，室屋荡尽，无复鸡犬，数百万人民颠簸流离，死者不可胜计，饥饿寇掠，积尸盈路。（见《资治通鉴·汉纪五十一》）

〔9〕汴水之战：汉献帝即位初（189年），曹操军队与董卓部将徐荣在汴水打了一仗，曹军大败。汴水，位今河南荥阳东北。

〔10〕扬州更募：到扬州一带募兵。扬州，三国时泛指淮水流域、长江下游，非今之扬州。

〔11〕九江：郡名，治所在寿昌县。今安徽寿县。九江郡，秦置，兼得庐江（今安徽省淮南一带）、豫章（今江西北部）之地。（见《史记·河渠书》）。

〔12〕禽其四将：指建安二年（197年）九月，曹操于陈（今河南淮阳）迎战袁术军，擒其四个重要将领桥蕤、李丰、梁纲、乐就。

〔13〕当州：当，即当今据有，是州的定语；孤复定之：指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七月，曹操南征刘表占据其地荆州。

〔14〕乐毅走赵：乐（音鹤）毅，战国时燕国名将，弱小的燕国受到强盛的齐国的威胁，他指挥军队打败齐国，曾攻下齐国七十余城，战功赫赫。后燕惠王受人离间，夺去乐毅军权，乐毅只好出奔赵国。

〔15〕赵之徒隶：赵隶属的徒众。

〔16〕胡亥之杀蒙恬：胡亥，秦二世；杀秦名将蒙恬。蒙恬在秦统一六国中，率兵三十万北逐匈奴、修筑长城。胡亥从赵高计，矫始皇遗诏，令恬自杀。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第六》。

〔17〕亲重之任：指曹操祖父、父亲受到朝廷重用。其祖父曹腾，桓帝时任皇太后的“中常侍大长秋”要职三十余年；其父曹嵩是掌管全国军事的太尉。

〔18〕子桓：曹丕字，即魏文帝。

〔19〕金縢：《尚书正义》卷十三，“武王有疾，周公作金縢”，

指周公作金縢篇存于匱，祷告上天保佑武王。

〔20〕介推：一作介之推，又作介子推，春秋时晋国贵族。随从晋文公流亡国外十九年。归国后文公赏从亡者及功臣，大者封邑，小者尊爵，未至隐者介推。介推隐居绵上山至死，未受晋封。后人将绵上山名为介山，位今山西介山县东南。

〔21〕申胥：一作申包胥。春秋时，吴国军队入楚都郢，他奔秦求救，日夜哭于秦庭，绝食七天，终于求得秦兵，恢复了楚室。楚昭王赏其功，申胥不受。

〔22〕钺（音越）：皇帝赐给的斧，也叫黄钺，象征操生杀之权限。凭这把钺，连将军、二千石大官，都有权杀之。

〔23〕邑土：封邑的土地。

〔24〕阳夏：县名，今河南太康；柘：县名，今河南柘城；苦：县名，今河南鹿邑县东。

〔25〕武平：即上文“武平侯国”，位今河南鹿邑县。

三八、诸葛亮传（节选）

《三国志》

诸葛亮字孔明，琅邪阳都^{〔1〕}人也。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。父珪^{〔2〕}，字君贡，汉末为太山郡丞^{〔3〕}。亮早孤，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，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^{〔4〕}。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。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^{〔5〕}，往依之。玄卒，亮躬耕^{〔6〕}陇亩，好为《梁父吟》^{〔7〕}。身長八尺，每自比于管仲^{〔8〕}、乐毅，时人莫之许也。惟博陵崔州平^{〔9〕}、颍川徐庶元直^{〔10〕}与亮友善，谓为信然。

时先主屯新野^{〔11〕}。徐庶见先主，先主器之，谓先主曰：“诸葛孔明者，卧龙也，将军豈愿见之乎？”先主曰：“君与俱来。”庶曰：“此人可就见，不可屈致也。将军宜枉驾顾之。”由是先主遂诣^{〔12〕}亮，凡三往，乃见。因屏人曰：“汉室倾颓，奸臣窃命，主上蒙尘^{〔13〕}，孤不度德量力，欲信^{〔14〕}大义于天下，而智术浅短，遂用猖獗^{〔15〕}，至于今日。然志犹未已，君谓计将安出？”亮答曰：“自董卓^{〔16〕}已来，豪杰并起，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。曹操比于袁绍^{〔17〕}，则名微而众寡^{〔18〕}，然操遂能克绍，以弱为强者，非惟天时^{〔19〕}，抑亦人谋也^{〔20〕}。今操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孙权据有江东^{〔21〕}，已历三世，国险而民附^{〔22〕}，贤能为之用，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^{〔23〕}。荆州北据汉沔^{〔24〕}，利尽南海，

东连吴、会^[25]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国^[26]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资将军^[27]，将军岂有意乎？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。刘璋闇弱^[28]，张鲁在北^[29]，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^[30]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将军既帝室之胄^[31]，信义著于四海，总揽英雄^[32]，思贤如渴，若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岩阻，西和诸戎，南抚夷越，外结好孙权，内修政理；天下有变，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^[33]，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^[34]，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？诚如是，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”先主曰：“善！”於是与亮情好日密。关羽、张飞等不悦，先主解之曰：“孤之有孔明，犹鱼之有水也。愿诸君勿复言。”羽、飞乃止。

刘表长子琦，亦深器亮。表受后妻之言，爱少子琮，不悦於琦。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，亮辄拒塞，未与处画。琦乃将亮游观后园，共上高楼，饮宴之间，令人去梯，因谓亮曰：“今日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言出子口，入於吾耳，可以言未？”亮答曰：“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，重耳在外而安乎？”琦意感悟，阴规出计。会黄祖死，得出，遂为江夏太守^[35]。俄而表卒，琮闻曹公来征，遣使请降。先主在樊闻之，率其众南行，亮与徐庶并从，为曹公所追破，获庶母。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：“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，以此方寸之地也。今已失老母，方寸乱矣，无益於事，请从此别。”遂诣曹公。

先主至於夏口^[36]，亮曰：“事急矣，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。”时权拥军在柴桑^[37]，观望成败。亮说权曰：“海内大乱，将军起兵据有江东，刘豫州^[38]亦收众汉南，与曹操并争天下。今操芟夷大难^[39]，略已平矣，遂破荆州，威震四海。英雄无所用武，故豫州遁逃至此。将军量力而处之：若能以吴、越之众与

中国抗衡，不如早与之绝；若不能当，何不案兵束甲，北面而事之！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，而内怀犹豫之计，事急而不断，祸至无日矣！”权曰：“苟如君言，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？”亮曰：“田横^[40]，齐之壮士耳，犹守义不辱，况刘豫州王室之胄，英才盖世，众士慕仰，若水之归海，若事之不济，此乃天也，安能复为之下乎！”权勃然曰：“吾不能举全吴之地，十万之众，受制于人。吾计决矣！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，然豫州新败之后，安能抗此难乎？”亮曰：“豫州军虽败於长阪^[41]，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，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。曹操之众，远来疲弊，闻追豫州，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，此所谓‘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’^[42]者也。故兵法忌之，曰‘必蹶上将军’^[43]。且北方之人，不习水战，又荆州之民附操者，偪^[44]兵势耳，非心服也。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，与豫州协规同力，破操军必矣。操军破，必北还，如此则荆吴之势强，鼎足之形成矣。成败之机，在於今日。”权大悦，即遣周瑜、程普、鲁肃等水军三万，随亮诣先主，并力拒曹公。曹公败於赤壁^[45]，引军归邳^[46]。先主遂收江南，以亮为军师中郎将，使督零陵、桂阳、长沙三郡，调其赋税，以充军实。

建安十六年，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先主，使击张鲁。亮与关羽镇荆州。先主自葭萌还攻璋，亮与张飞、赵云等率众溯江，分定郡县，与先主共围成都。成都平，以亮为军师将军，署左将军府事。先主外出，亮常镇守成都，足食足兵。二十六年，群下劝先主称尊号，先主未许，亮说曰：“昔吴汉、耿弇等初劝世祖即帝位，世祖辞让，前后数四，耿纯进言曰：‘天下英雄喁喁^[47]，冀有所望。如不从议者，士大夫各归求主，无为从公也。’世祖感纯言深至，遂然诺之。今曹氏篡汉，天下无主，

大王刘氏苗族，绍世^{〔48〕}而起，今即帝位，乃其宜也。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，亦欲望尺寸之功，如纯言耳。”先主于是即帝位，策亮为丞相曰：“朕遭家不造，奉承大统，兢兢业业，不敢康宁，思靖百姓，惧未能绥。於戏！^{〔49〕}丞相亮其悉朕意，无怠辅朕之阙，助宣重光，以照明天下，君其勛哉！”亮以丞相录尚书事，假节。张飞卒后，领司隶校尉。

章武三年春^{〔50〕}，先主於永安^{〔51〕}病笃，召亮于成都，属以后事，谓亮曰：“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国，终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辅，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”亮涕泣曰：“臣敢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贞之节，继之以死。”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：“汝与丞相从事，事之如父。”建兴元年^{〔52〕}，封亮武乡侯，开府治事。顷之，又领益州牧。政事无巨细，咸决於亮。南中诸郡^{〔53〕}，并皆叛乱，亮以新遭大丧，故未便加兵，且遣使聘吴，因结和亲，遂为与国^{〔54〕}。

三年春，亮率众南征，其秋悉平^{〔55〕}。军资所出，国以富饶，乃治戎讲武，以俟大举。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，临发，上疏曰：

“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弊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，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，盖追先帝之殊遇，欲报之于陛下也。诚宜开张圣听，以光先帝遗德，恢弘志士之气，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义，以塞忠谏之路也。宫中府中^{〔56〕}俱为一体，陟罚臧否^{〔57〕}，不宜异同。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^{〔58〕}论其刑赏，以昭陛下平明之理^{〔59〕}，不宜偏私，使内外异法也。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费祎、董允^{〔60〕}等，此皆良实，志虑忠纯^{〔61〕}，是以先帝简拔^{〔62〕}，以遗陛下。愚以为宫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咨之^{〔63〕}，然后施行，

必能裨补阙漏^[64]，有所广益。将军向宠^[65]，性行淑均^[66]，晓畅军事，试用於昔日，先帝称之曰能，是以众议举宠为督。愚以为营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陈和睦^[67]，优劣得所。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、灵也^[68]。侍中、尚书、长史、参军^[69]，此悉贞良死节之臣，愿陛下亲之信之，则汉室之隆，可计日而待也。

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^[70]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谕臣以当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许先帝以驱驰^[71]。后值倾覆^[72]，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，尔来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谨慎，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来，夙夜忧叹^[73]，恐托付不效，以伤先帝之明^[74]，故五月渡泸，深入不毛^[75]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当奖率^[76]三军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驽钝，攘除奸凶^[77]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^[78]。此臣所以报先帝，而忠陛下之职分也。

至于斟酌损益^[79]，进尽忠言，则攸之、祗、允之任也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；不效，则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灵。〔若无兴德之言，则〕^[80]责攸之、祗、允等之慢，以彰其咎^[81]。陛下亦宜自谋，以谘诹善道^[82]，察纳雅言。深追先帝遗诏，臣不胜受恩感激。今当远离，临表涕零，不知所言。”遂行，屯于沔阳^[83]。

六年春，扬声由斜谷道取郿^[84]，使赵云、邓芝为疑军，据箕谷^[85]，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。亮身率诸军攻祁山^[86]，戎陈整齐，赏罚肃而号令明，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叛魏应亮，关中响震。魏明帝西镇长安，命张郃拒亮^[87]，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，

与郃战于街亭。谡违亮节度，举动失宜，大为郃所破。亮拔西县千馀家，还于汉中。戮谡以谢众，上疏曰：“臣以弱才，叨窃非据^[88]，亲秉旄钺以厉三军，不能训章明法，临事而惧，至有街亭违命之阙，箕谷不戒之失，咎皆在臣授任无方。臣明不知人，恤事多闇，《春秋》责帅，臣职是当。请自贬三等，以督厥咎。”于是以亮为右将军，行丞相事，所总统如前。

冬，亮复出散关，围陈仓，曹真拒之，亮粮尽而还。魏将王双率骑追亮，亮与战，破之，斩双。七年，亮遣陈式攻武都、阴平。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式，亮自出至建威，淮退还，遂平二郡。诏策亮曰：“街亭之役，咎由马谡，而君引愆，深自贬抑，重违君意，听顺所守。前年耀师，馘斩王双^[89]，今岁爰征，郭淮遁走，降集氐、羌，兴复二郡，威镇凶暴，功勋显然。方今天下骚扰，元恶未枭，君受大任，干国之重，而久自挹损，非所以光扬洪烈矣。今复君丞相，君其勿辞。”

九年^[90]，亮复出祁山，以木牛运，粮尽退军，与魏将张郃交战，射杀郃。

十二年春，亮悉大众由斜谷出^[91]，以流马运，据武功五丈原^[92]，与司马宣王^[93]对于渭南。亮每患粮不继，使己志不申，是以分兵屯田，为久驻之基。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，而百姓安堵，军无私焉^[94]。相持百余日。其年八月，亮疾病，卒于军，时年五十四。及军退，宣王案行^[95]其营垒处所，曰：“天下奇才也！”

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，因山为坟，冢足容棺，歛以时服，不须器物。……

初，亮自表后主曰：“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顷，子弟衣食，自有馀饶。至於臣在外任，无别调度^[96]，随身衣食，